

元豐類藁卷之十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傳

洪範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
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
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彛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彛倫攸叙何也武王嘆而謂箕子天不言而默定下民
相助協順其所居居謂所以安者也而我不知其常理
所次序箕子乃言我聞在昔鯀之治水也至於五行皆



亂其陳列故上帝震怒不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敗繇則殛死及禹繼而起天乃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叙蓋水之性潤下而其爲利害也尤甚故繇之治水也溼之則失其性而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得其性而至於常倫所以叙常倫之叙者則舜稱禹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也其曰天乃錫命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爲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

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爲是說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玄鳥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爲不然執小而量大用一而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五行五者行乎三材萬物之間故初一日五行其在人爲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則身脩矣身脩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必協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脩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太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爲常而未能適變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又用三德三德所以適變而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絕天下之疑故次七日明用稽

疑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未敢以自信也必考已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微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爲未盡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者皆言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已之得失於民也敬本諸心而見諸外故五事曰敬用用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政曰農用農厚也天時協則人事得故五紀曰協用謹其常則中不可不立也故皇極曰建用建立也又者所以救其過持其常也故三德曰又用明則疑釋故稽疑曰明用庶徵之見于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徵曰念用福之在于民則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極之在于民則宜畏

之故六極曰威用威畏也凡此者皆人君之道其信不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推其爲類則有九要其始終則猶之一言而已也學者知此則可以知洪範矣一五行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醜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蓋爰者於也潤下炎上者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也曲直從革者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於是稼穡而不及其他者於是稼穡亦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不及其他者莫大乎於是稼穡也夫潤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然水導之則行瀦之則聚火燃之則熾宿之則壯則其所化亦未嘗不因之

是字舊本待作之此當從
恭傳也宋本之

何校底本於下作光校改
之字云此舊刻作之

宋本無或言其用四字

於人也或曲直之或從草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之因
 於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從草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
 未嘗不成之於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
 也其文所以不同者非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學者
 之自得之也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
 火曰炎上木金亦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言其於 稼
 穡而已者辭不得不然也又言潤下所以起鹹炎上所
 以起苦曲直所以起酸從草所以起辛稼穡所以起甘
 者凡為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用或言其味
 者皆養人之所最大者則不言此所以為要言也虞書
 禹告舜曰政在養民而陳養民之事則曰水火金木土

穀惟脩與此意同也二五事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
 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蓋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
 言自內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所
 以為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外
 彌近者彌內此其所以為次序也五者思所以為主於
 內而用四事於外者也至於四者則皆自為用而不相
 因故貌不恭者不害於言從視不明者不害於聽聰非
 貌恭言從然後能哲能哲然後能謀能謀然後能思聖
 於聖也曰思曰睿睿作聖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
 至於其極聖者人之極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

無筭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蓋思之於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人有自誠明者不思而得堯舜性之是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有自明誠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湯武身之是也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然而堯舜湯武之德其至皆足以動容周旋中禮則身之者終亦不思而得之也堯舜性之矣然堯之德曰聰明文思蓋堯之所以與人同者法也則性之者亦未嘗不思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謂盛德之至也箕子言思所以作聖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蓰而無筭其所言者皆法也曰視曰明明作哲聽作聰聰作謀者視之明無所不照所以

作哲聽之聰無所不聞所以作謀也人之於視聽有能察於閭巷之間米鹽之細而不知蔽於堂阼之上治亂之幾者用其聰明於小且近故不能無蔽於六且遠也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前旒蔽明韃纒塞聰又以作聰明爲戒夫如是者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於小且近而已矣所以養其聰明也養其聰明者故將用之於大且遠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至戶察而能用其聰明於大且遠者蓋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以諸侯百官而總之以四岳舜於視聽欲無蔽於諸侯百官則詢于四岳欲無蔽於四岳則闢四門欲無蔽於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夫然故舜在士民之上非家至戶察而能立於無蔽

之地得其要而已矣其曰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自任其視聽而因人之視聽以為聰明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君道也非君道為然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天道也故曰天聰明目我民聰明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舜於聰明下盡人上參天斯其所以為舜也舜之時至治之極也又豈有欺舜者哉舜於待人亦豈疑其欺已也然而訪問反復相參以考察又推之於四面若唯恐不能無所蔽者蓋君天下之體固不得不立於無蔽之地也立於無蔽之地者其於視聽如此亦不用之於小且近矣夫然故蔽明塞聰而天下之情可坐而盡也言曰從從作又者易曰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則言之要為可從而已也言為可從也則其施於用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其如此故其戒曰慎乃出令令出惟弗惟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以命龍亦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言之不可違如此貌曰恭恭作肅者孟子曰今夫蹶者超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威儀動作見於外者無不恭則生於心者無不肅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也故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視聽言動以禮而衛之君子所以稱仁者亦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貌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養其聰明而不失之

於言貌故堯之德曰欽明文思言貌者蓋堯之所謂文則雖堯之聖未有不先於謹五事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賓曰師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稱其事者達乎下也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稱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急於養生莫大於事死莫重於安土故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孟子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為王道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足於養生送死之具然後教之教之不率然後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此彝倫之序也其教之也固又有叙可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始於知至意誠心正然後身脩身脩然後國家天下治以是為大學之道

曰王莫不同然而見於經者莫詳於堯蓋欽明文思堯之得於心者也克明俊德有諸心故能求諸身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有諸身故能求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積於其心以至於身脩此堯之所以先覺非求之於外也積於其家以至於天下治此堯之所以覺斯民非強之於耳目也夫然故堯之治何為也哉民之從之也豈識其所以從之者哉此先王之化也然以是為無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導之以効上之所為而已也養之於學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教之之具也使之

講明者所以達上之所為使之服習者所以順上之所為所謂效之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效之也當堯之時萬邦黎民之所効者堯之百官百官之所効者堯之九族九族之所効者堯之身而導之以効上之所為者舜為司徒也舜於其官則又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後至於五典克從民効之也及舜之時舜之導民者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後其命契為司徒則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蓋憂民之不親而念其不順上之化命之以謹布其教而終戒之以在寬豈迫就之也哉其上下之際導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為之命令為之典章為之官守以致於

民此先王之政也蓋化者所以覺之也教者所以導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覺之無可言未有可以導之者也導之無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况於率之無可言而欲一斷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所謂善覺之者也其所謂法導之者也其所謂政率之者也其相須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備者也先王之養民而迪之以教化如此其詳且盡矣而民猶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矣民之有罪也必察焉肯也過也非終也雖厥罪大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肯也非過也終也其養之

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則必責已而恕人故湯誥
曰惟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如是故以民之罪為自我致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
罪必察焉其養之無所不足教之無所不至不干我政
人之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猶有漸於惡者久而蒙
化之日淺者則有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未加之以刑也
民之有罪非肯也非過也終也自作也教之而猶不典
式我也則是其終無悛心衆之所棄而天之所討也然
後加之以刑多方之所謂至於再至于三者也故有雖
厥罪小乃不可以不殺用刑如此其詳且慎故先王之
刑刑也其養民之具教民之方不如先王之詳且盡未

之極無虐禬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
邦其昌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者汝則念其中
不中其不協于中不罹于咎若狂也肆矜也庶愚直之
類大則受之言大者非小者之所能受也而安汝顏色
而謂之曰予攸好德所以教之使協于中也有猷有為
有守而不罹于咎者民之有志而無惡者不協于極者
不能無所過而已教之則其從可知也如是而汝則與
之以福富之以祿貴之以位所以示天下之人而使之
勸也如此則是人斯其惟大之中矣夫剛不中者至於
虐禬獨柔不中者至則於畏高明今也惟大之中故剛
無虐禬獨柔無及高明所謂剛而無虐禬而立也蓋剛

至於虐糞獨則六極惡之事也柔至於畏高明則六極弱之事也惟皇六極則五福攸好德之事所以言之者不同至其可以推而明之也則猶一言而已也洪範於皇極於三德於五福六極言人之性或剛柔之中或剛柔有過與不及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嘗不欲去其偏與夔之教胄子臯陶之陳德者無以異蓋人性之得失不易乎此而所以教與所以察之者亦不易乎此也教之福之而民之協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有為者進其行而不已則久而後能積積而後能大大而後能著人材之盛如此而國其有不興者乎故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

有可以先王之刑刑民者也矧曰其以非先王之刑刑民也昔唐虞之際相繼百年天下之人四罪而已及至於周成康之世刑之不用亦四十餘年則先王之民加之以刑者殆亦無矣先王之治使百姓足於衣食遷善而遠罪矣人之所以相交者不可以廢故曰賓賓者非獨施於來諸侯通四夷也人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以廢故曰師師者非獨施於征不庭伐不悛也入政之所先後如此所謂彛倫之叙也不然則彛倫之斁而已矣四五紀曰歲曰月曰日曰星辰曰曆數蓋協之以歲協之以月協之以日者所以正時而協之以星辰者所以考其驗於顯也協之以曆數者所以考其驗於微也

正時然後萬事得其叙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允厥庶民無有淫用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大建其有中故能聚是五福以布與衆民而惟時厥衆民皆于汝中與汝保中盖中者民所受以生而保中者不失其性也允厥衆民無有以淫為用人無有以比為德盖淫者有所過也比者有所附也無所過無所附故能惟大作中也有人謂學士大夫別於民者也允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

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言允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可以責善責善者必始於汝家使無所好于汝家則是人斯其若辜矣既言不能正家以率之則陷人于罪又言不好德之人而汝與之福其起汝為咎而已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自皇建其有極至使羞其行皆所以教也而於此乃曰允厥正人既富方穀又曰使無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者明教之必本於富行之又始於家其先後次序然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

歸其有極何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者無過與不及無偏也無不平無陂也所循者惟其宜而無適莫遵王之義也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者作好作惡偏於己之所好惡者也好惡以理不偏於己之所好惡無作好作惡也所循者通道大路而不由在遵王之道路也道路云者異辭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者存於己者無偏則施於人者無黨無偏無黨也其為道也廣大而不狹各王道蕩蕩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者施於人者無黨則存於己者無偏無黨無偏也其為道也夷易而無阻艱王道平平也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者無所背無所反也非在左而不得平右在右而不得平左

無側也其為道也所止者不邪所由者不曲王道正直也如是所以為王之義為王之道為王之路明王天下者未有不如是而可也會于有極者來而赴平中也歸于有極者往而反平中也由無偏以至無側所知者非一曲所守者非一方推天下之理達天下之故能大而不遺小能遠而不遺近能顯而不遺微所謂天下之通道也來者之所赴歸者之所反中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應者彌廣所操者彌約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君人者未有不由此而國家天下可為者也其可考於經則易之智周乎萬物道濟乎天下故不過其可考於行事則舜之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湯之執中立賢無方

能推其無偏陂無作好惡無偏黨無反側之理而用其
無適莫無由徑無狹吝無阻艱無所背無在左而不得
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者以通天下之故而不泥執其
所會所歸之中以爲本故能定也夫然故易之道爲聖
人之要道非窮技曲學之謂也舜之治民爲皇建其有
極用敷錫厥庶民非偏政逸德之謂也湯之用賢爲翕
受敷施九德咸事非私好獨惡之謂也洪範之爲類雖
九然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者則在於思通天下之故
而能定者則在於中其要未有易此也曰皇極之敷言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
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何也曰者其

辭也其辭以謂人君之於大中旣成之以德又布之以
言是以爲常是以爲順于帝其順而已人君之於言順
天而致之於民故凡其衆民亦於極之布言是順是得
以親附天子之輝光而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曰
父母者親之辭也曰王者尊之辭也上之於遵王之義
至王道正直能繇前之說則下之人於順上之所行所
言而相與附之其愛之曰父母而戴之曰天下王必繇
後之說經所以始其義於彼而終其効於此者以明上
之所以王者如是則下之所以王之者如是非虛致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
友剛克爰友柔克何也正直者常德也剛克者剛勝也

柔克者柔勝也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柔克者所
遇之變殊故所又之德異也凡此者所以治人也高明
柔克沉潛剛克何也人之為德高抗明爽者本於剛而
柔有不足也故濟之以柔克所以救其偏沉深替晦者
本於柔而剛有不足也故濟之以剛克所以救其偏正
直則無所偏故無所救凡此者以治已與人也惟辟作
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
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惑何
也作福者柔克之所有也作威者剛克之所有也惟辟
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者正直之所有
也以其卒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則人用側頗僻民

用僭惑是以知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
王食著正直之所有也明矣箕子之言者皆九疇之所
有九疇之所無者箕子蓋不得而言也知此則知九疇
之為九矣人君於五事思無所不通聰明無所不達言
之出納無所不允於皇極所遵者正直所不可入者偏
跛反側作好作惡淫用比德之事人臣雖有小人之桀
者未有能蔽其上而作福作威王食者也人臣雖作福
作威王食者必窺其間緣其有可蔽之端故雖小人之
庸者猶得以無忌憚而放其邪心也洪範以作福柔克
之所有作威剛克之所有惟辟作福作威王食正直之
所有臣而作福則僭君之柔克臣而作威則僭君之剛

克臣而作福作威王食則爲側頗僻無所不僭矣故於
三德詳言之至若杜其間使無可蔽之端雖有邪臣不
得萌其僭者則在於五事脩皇極建而已也七稽疑擇
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真
曰晦凡七卜五占用二衍或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
從二人之言何也言選擇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乃命
之以其職曰雨霽蒙驛克之五兆所以卜所謂五者也
曰真曰晦之二卦所以筮所謂凡七者也已命之以其
職矣乃立是人使作筮之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
不同則從多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謀及卜筮何也謀及乃心揆諸已也謀及卿士謀

及庶人質諸人也謀及龜筮參謀鬼神也舜典曰朕志
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此也汝則從龜
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
吉何也從於心而人神之所共與也故謂之大同則身
其康強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
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
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所從者多則吉可知也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
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心與龜之所從則作內吉
而已龜筮之所共違則不可以有作矣凡謀先人者盡
人事也從逆先卜筮者欽鬼神也吉有三有卿士逆庶

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卿士逆者
矣若龜從筮從則皆不害其爲吉又至於龜從筮逆則
可以作內而已龜筮共違則皆不可以有作也蓋疑故
卜筮卜筮者吾以謂通諸神明神明之所從則吾必其
吉神明之所違則吾必其凶誠之至謹之盡也八庶徵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
草繁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
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
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
蒙恒風若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所謂五者也
曰時則五者之時也五者無不至則所謂五者來備也

無不時所謂各以其序也五者無不至無不時則至於
庶草莫不蕃蕪言陰陽和則萬物莫不茂盛也五者有
所甚則爲沴所謂一極備凶也有所不至亦爲沴所謂
一極無凶也於五事貌足以作肅則時雨順之其咎狂
則常雨順之言足以作又則時暘順之其咎僭則常暘
順之視足以作哲則時燠順之其咎豫則常燠順之聽
足以作謀則時寒順之其咎急則常寒順之思足以作
聖則時風順之其咎蒙則常風順之凡言時者皆休之
證凡言常者皆咎之證也五事之當否在於此而五證
之休咎應於彼爲人君者所以不敢不念而考已之得
失於天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

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
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
也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證也休咎之證各象其事
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證之
來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
庶證也王計一歲之證而省之卿士計一月之證而省
之師尹計一日之證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
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也王與卿士師尹之所
省歲日月三者之時無易言各順其任則百穀用成又
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日月
歲三者之時既易言各違其任則百穀用不成又用昏

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
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
言星之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則有常度有常度者不
妄從則星不得作其好如民之好不同而王與卿士師
尹之動則有常理有常理者不妄從則民不能作其好
故月行失其道而從星之所好則以風雨猶王政失其
常而從民之所好則以非僻言此者以庶證之來王與
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
省則王與卿士師尹當省民之得失而知已之所以致
之者也已之所致者民得其性則休證之所集也已之
所致者民失其性則咎證之所集也故省民者乃所以

自省也其反復如此者所以畏天變盡人事也知王與
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知此章之所言非念用庶
證則不言也不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於
念用庶證庶所當而於言爲贅矣是不知九疇之爲九
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何也民能保極則不爲外物戕其生理故壽
食貨足故富無疾憂故康寧于汝極故攸好德無不得
其死者故考終命人君之道失則有不得其死者有戕
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疾不寧故憂食貨不足故
貧不能使之于汝極則剛者至於暴故惡柔者不能立

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者也或曰福極之
言如此而不及貴賤何也曰九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
極者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福之在于民則人君
之所當嚮極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畏福言攸好德
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可知也
視此以嚮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
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
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於皇
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
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
失者也人君之於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於已次之

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紀協其時於事次之以
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
德治其中不中以適天下之變次之以稽疑以審其吉
凶於人神次之以庶證以考其得失於天終之以福極
以考其得失於民其始終先後與夫粗精小大之際可
謂盡矣自五事至于六極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
五事至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
於六府言脩則箕子於五行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是
也虞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
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箕
子於九疇言庶證之與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之治
天下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疇之所
以爲大法也

進太祖皇帝總序狀

右臣誤被聖恩付以史事今日三日延和殿伏蒙面諭
所以任屬臣者臣愚不肖不知所處是以蚤夜一心極
慮惟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矧臣之鄙豈能擬議仿
髣將無以使列聖巍巍之偉跡焜耀昭徹布在方冊此
臣之所以惴惴也竊惟前世原大推功必始於受命之
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商頌所紀繇湯上至於契周詩
生民清廟本於后稷文王宋興太祖開建鴻業更立三
才爲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顯揚褒大之意固以謂太

祖雄材大畧千載以來特起之主國家所繇興無前之
烈宜明白暴見以覺悟萬世傳之無窮臣竊考舊聞伏
念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
于篇敢繕寫上塵臣內自省大懼智不足以窺測高遠
文不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章不能
滿足陛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待無以自贖伏惟陛
下聰明睿智不世之姿非羣臣所能望如賜裁定使臣
獲受成法更去紕繆存其可米繫於太祖本紀篇末以
爲國史書首以稱明詔萬分之一臣不勝大願惟陛下
留意萬幸臣未敢請對謹具狀以所論著隨狀上進以
聞伏候勅旨

太祖皇帝總叙

蓋唐之敝自天寶已後紀綱寢壞不能自振以至於失
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
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特
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繆亂不同夷狄者亡幾耳太
祖爲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爲任故勸農桑薄賦歛
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覈相屬推其心無
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
歛以繩墨憂吏民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
吏或受賂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徒一無所貸原其意
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

之中也征伐既卜諸國必先已逋欠滌煩苛調乏絕雪
寃滯惠農民拔人才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
蔬食請禱欲移災於已其於羣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
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
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讎不廢不可用
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
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強僭
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迺
為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振助之征伐所加
必其罪暴著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
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

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
得以壽考終自晉既覆滅契丹寔大中國惴畏不敢當
太祖按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
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
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諸
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闕者盡力謀者盡情
邊臣可諉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衆
不過三五千人蓋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
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
民振新集之衆屈憑陵之虜也蓋太祖篤於孝友有天
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必愛人有天下之志

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
於粵蜀以奢侈為戒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
務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
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
使之知治道也兼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
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
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
盟約遂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
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歛置懷服以消其難
至於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輯然度
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約法民於

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
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牙之任者一
旦回心奉命北鄉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兼地千里
德懷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召之不至者尚數
十皆束衽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粵蜀吳楚歐閩之君
分天下為八九曰帝與王傳子及孫更數十歲者編名
囚虜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齊為一海東之國高麗極
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
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為始天
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
世之君圖衆以智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

在於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曆數在人者羣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也舍于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謂太祖不世出之主與漢高祖同蓋太祖為人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粗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析杖法脫民榜笞死

禍定著常刑一本寬太漢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太弱疆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羣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契丹自附漢祖折危白登身僅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溷於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太計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

及其大者如此是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之後三世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之密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遺澤所被者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元豐類藁卷之十終

康熙庚寅良月假

傳是樓宋本校焯

元豐類藁卷第十一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序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
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旣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
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
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又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
未嘗不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
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

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旣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蠡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

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文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徃徃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正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寂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緘雖然彼惡覩聖人之內哉言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

玩未自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以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

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斷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

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雖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

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

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目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冑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

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及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不莒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因作故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帝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克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

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

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官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

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悖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闕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一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

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况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况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固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夫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

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子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

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說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泯雖不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

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藉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秦求

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秘書內者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前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

宋本無其疑者及稍字

至八年七月陳書三一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
疑者亦不敢稍損益持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月列傳
名氏多闕謬因別為月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
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
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蕙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
憂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妄患縱欲
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
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
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
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
壤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

宋本無自字

宋本者我國家如及人者
聯五以為實者也而法本此

下云自物在移在法在法在
者言其法在法在法在法在

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
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
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
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有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
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
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
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
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
非得失與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

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殊功懿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禱祝鬼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至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

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昔者如即乎其人是不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事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主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周智不足

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通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益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跡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時

偷奪傾危恃禮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唐令目錄序

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師徒之備以口分求業為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為歛財役民之制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後世從事者多率其私見故聖賢之道廢而苟簡之術用太宗能超然遠覽紕封倫而納鄭公之議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故能及此而當是之時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類盡

其道則唐之治豈難至於三代之盛哉讀其書嘉其制度有庶幾于古者而惜不復行也故掇其大要可紀者論之於此焉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惟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一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時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

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流俗頹風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巨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

焉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
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
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
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
又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
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
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
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
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
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志其枉已而為
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
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
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
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
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
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
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
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

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鮑溶詩集目錄序

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舊題云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叙別集亦然知制誥宋敏求為臣言此集詩見文粹唐詩類選者皆稱鮑溶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叅知政事歐陽脩所藏鮑溶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為溶集決也史館書五卷總二百篇歐陽氏書無卷第纔百餘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

別為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溶詩集六卷蓋自先王之澤熄而詩亡晚周以來作者嗜文辭杼情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詩尤清約謹嚴而遠理者少亦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既正其誤謬又者其大旨以傳焉革謹序

南豐類藁卷第十二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序

李白詩集後序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七百六十一篇今九百若干篇一千一百一十篇者知

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

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

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

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

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來山竹

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

不合去北拉趙魏燕晉西抵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
寂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
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求王璘節度
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
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
治白以為罪薄宜貫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
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材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
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汚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
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
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
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

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叙可考者也范傳正為白墓
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
白之自叙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
詔又稱求王璘節度楊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為從事
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
者皆不合白之自叙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
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閑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
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遠飄然有超世之心
余以為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為書號仙島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

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闕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任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惟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

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在見竒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

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繼姦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

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至和元年十二月日謹序

王深父文集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已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註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

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有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候官縣人今家於穎嘗舉進士中其科為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有三天子嘗以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為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竒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

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
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
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衍下可
謂魁竒拔岀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
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
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
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
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穹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
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
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
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

官世行治深父已為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子為叙
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
志云

王容季文集序

叙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畧星候氣
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財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
以治百官授萬民與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
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
以曆象至舜又察之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也曰
宅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任焉其
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

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為經而歷千餘年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楊子而已楊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若楊子則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叙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罔容季皆善屬文長於叙事深父尤深而子直容季蓋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得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哉予嘗叙深父子直之文銘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固子堅又集

容季之遺藁屬予序之予憫俗之媮罔交故舊道缺不自知其不能強次是說以為容季文集序

熙寧九年冬南昌部齋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議奏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羣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

從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按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竒衰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

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拊為公之墓銘云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旣沒其家集其遺文為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為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其文闕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旣喪

漢興文學猶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濱於泯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為樂詞薦之郊廟其文宜為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為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為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泯滅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平甫乃躬難得之姿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

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掩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古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為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為毫髮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

元豐元年

強幾聖文集序

幾聖諱至姓強氏錢塘人幾聖字也為三司戶部判官尚書祠部郎中既歿其子浚明集其遺文為二十卷囑

予序幾聖少貧能自謀學為進士材拔出輩類出輒收其科其文詞大傳於詩及為吏未嘗不以其間益讀書為文尤工於詩句出驚人世皆推其能然最為相國韓魏公所知魏公既罷政事鎮京兆及徙鎮相魏常引幾聖自助魏公喜為詩每合屬士大夫賓客與游多賦詩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發若不可追躡魏公未嘗不嘆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歲時慶賀候問及為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為屬豪草必聲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多稱誦之及為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典則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兼人如此魏公數薦之

朝廷以謂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幾聖亦以疾卒幾聖之遺文在魏公幕府者最為多故序亦反復見之覽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於誌幾聖之葬者故此不著

思軒詩序

今天子至和之初尚書屯田員外郎林君慥通判撫州協于上下以修其職於是時蝗起京東轉入江淮之間秋又皆旱撫獨無害灾故君得以其間益疏其寢北之地厚池之北涯立屋其上入而燕焉名其軒曰思軒士之能詩者皆為君賦之觀君之蚤夜於其治既有餘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深思於此得士大夫之作讀而推

之以察君之志將無小大言動萬事之作止一擇其宜則思之盡豈獨一時寄此軒之內哉君之大父水部君當太宗時實通判是州今六十餘年而君來世其官衆於是考於州人以求水部之餘思遺德又榮君之能美其家而謂君之勢且益顯以大其宗門將豈止於此後有君子低回此軒而迹君之思見於事者不遺於理不墜其先人則詩之信天下其可蔽也哉九月日序

元豐類藁之十二終

元豐類藁卷第十三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序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竝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初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撻一作撻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漑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竝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漑之

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漑之總之漑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漑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豪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漑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

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為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為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鳴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為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為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為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橋水深四尺有

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
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
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
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吳
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
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
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
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由者
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溢隄使高一丈
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
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

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
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
玉則謂曰後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
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後夫內潰則雖
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曰後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
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
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
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
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
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
不聽用著刑之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

萬刑有杖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曰愈多湖不加濬而曰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顛不聽又求休崑湖為田顛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二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於承平之

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材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若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况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

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大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

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投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後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拔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在我者潤澤之今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

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
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
孰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論次庶夫計議
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卧龍齋

類要序

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秘閣讀書遂膺名命入翰
林為學士真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
者羣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書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即皇
帝位是為仁宗公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
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為任所為賦頌銘碑制詔
冊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

當真宗之世天下無事方輯福應推功德脩封禪及后
土山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
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
位公於是時為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 見公應於
外者之不窮而不知公之得於內者 何也及得公所
為類要上中下秩摠七十四篇凡若干冊皆公所手抄
廼知公於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
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
詭變竒跡之序錄皆披尋細繹而 於三材萬物變化
情偽是非與瓌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
得於內者在此也公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

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
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為
可傳也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余序余與
公仕不並時然皆臨川人故為之論次以為公書 首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
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
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
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
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
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

鑑無何其字

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脩矣其於家有塾於
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
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杆有戒在輿有
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王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
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
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
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
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
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后已者
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
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

宋本無步字

才字本材

無以字

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寔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入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虛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寔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

旣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古人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珎鄭穆閔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張文叔文集序

文叔姓張氏諱彥博蔡州汝陽人慶曆三年為撫州司法叅軍余為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寢得嬰兒禿禿之遺骸葬之余為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十喜從

余問道理學為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為司法代去其後
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為袁州判官已死
其子仲偉集其遺文為四十卷自蘄春走京師屬余序
之余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
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之蓋未嘗為余出也
又知文叔自進為甚強自待為甚重皆可喜也雖其遇
於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富貴而功德不足以堪之
姑為說以自恕者則文叔雖久窮亦何恨哉仲偉居撫
時八九歲未始讀書就筆硯今儀觀甚偉文辭甚工
有子復能讀書就筆硯矣則余其能不老乎既為之評
其文而序之又辱道其父子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余

情於舊而又以見余之老也熙寧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
出為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
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
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
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
書來曰為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
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則其僚
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

飲酒賦詩以叙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寢久以
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
稱引况論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
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薦於相先非世俗
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
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
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
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穷
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
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余故為之序
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

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齊州雜詩序

齊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剛比誇詐見於習俗今其地
富饒而弃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亦往
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菑難治余之疲駕來為是州除
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
多空而抱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
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遠榭登
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蓉芰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
病不飲酒而間為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
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

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為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拜字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丑序

順濟王勅書祝文刻石序

臣鞏言世稱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則蓋不常出而德有不能致者又稱麟鳳龜龍四靈以為畜則至治之世蓋可狎而擾也故官有豢龍而劉累以善其職事至夏之衰乃不能馴而或繫于庭至周卒為女禍蓋龍之為祥通于治亂如此伏惟陛下仁聖之德達于淵泉故龍寔來慕若可擾也其自今以往盛德日躋則必有將

宮沼或負圖出河而且將領在有司羣於羞物故臣敢刻勅書祝辭于石以俟臣鞏謹序

叙盜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絲絲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贓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絲湯慶而下或贓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凡若干發者又別之以殊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賊分為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疎居有異同至於孫仙湯慶之族屬以及十

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旣以蕩溺矣屋廬旣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糴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吳持錢無告糴之所况於躡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帶以自託於壞隄毀埠之上立有饑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為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人于貨啓不畏死凡民罔不敦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

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旣足導之旣明則為盜者知耻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得不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之道旣盡矣然後可以責之備也苟為養之旣有不足導之旣有不明俟之之道旣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為盜賊者天子嘗密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賊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當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余之於是盡心矣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旣而黎生携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携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閑壯雋備善友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竒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叅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旣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元豐類藁卷之十四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為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徃予謂向老學古其為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為之言庶夫有知予為不妄者能以此

而易彼也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宫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祖講誦臚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弃乎山墟林莽僻

宋本無仕字

宋無則字

宋作極鑑作坑

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局能使其不欲坎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 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其意邪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負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送江任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
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
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
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
之所抵觸衝波急狀墮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
羸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成朝奔夜變更
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
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
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
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

鑑無虎豹字

無嘆息字

思脩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
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拘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土不必
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
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
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
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
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
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
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
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
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魯中矣豈累

宋作勞

大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餼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詩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太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序

送劉希聲序

東明劉希聲來臨川 見之其貌勉於禮其言勉於義

其行亦然其久亦堅其讀書為辭章日盛從予游三年予愛之今年慶曆五年還其鄉過予別與之言曰東明沐邑也子之行問道之所嚮者以告子子也一趨焉而不息至乎爾也苟為一從焉一違焉雖不息決不至也子也好問聖人之道亦如是而已矣五月四日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

大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
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
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
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厭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
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
詩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
得於太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
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魯鞏
序

送劉希聲序

東明劉希聲來臨川 見之其貌勉於禮其言勉於義

其行亦然其久亦堅其讀書為辭章日盛從予游三年
予愛之今年慶曆五年還其鄉過予別與之言曰東明
沐邑也子之行問道之所嚮者以告子子也一趨焉而
不息至乎爾也苟為一從焉一違焉雖不息決不至也
子也好問聖人之道亦如是而已矣五月四日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
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
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其憂
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
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

始俱為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
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
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
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
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
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
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
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鬪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
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
之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
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
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滌其陋俗而歐於
治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
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
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
者李材叔而已材叔又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
為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即令材叔為柳州公翊為象
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
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送趙宏序

荆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
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

無幸字

宋本誤楊

作身也明矣

此作故

宋本誤

宋本以予

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予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耳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重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為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况致平邪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乎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

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勦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規潭者即吏御史博士相望為我論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為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太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為近臣即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六年五月日魯鞏序

送王希序

字潛之

無幸字

宋本誤楊

作身也明矣

此作故

宋本誤漸

宋本以乎

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予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耳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重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為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况致平邪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乎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與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

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勦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規潭者即吏御史博士相望為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為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太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為近臣即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六年五月日魯鞏序

送王希序字潛之

輦慶曆三年遇潛之於江西始其色接吾目已其言接
吾耳久其行接吾心不見其非吾愛也從之游四年間
輦於江西三至焉與之上滕王閣泛東湖酌馬跑泉最
數游而久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閣閣之下百步為龍沙
沙之涯為漳水水之西涯橫出為西山皆江西之勝槩
也江西之州中凡遊觀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見見西山
寂正且盡者唯此閣而已使覽登之莫窮于此樂乎莫
與為樂也况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人家園林之屬于
山者莫不見可見者不特西山而已其為樂可勝道邪
故吾與潛之游其間雖數旦久不厭也其計於心曰奚
獨吾游之不厭也將奉吾親託吾家於是州而游於是

以歡吾親之心而自慰焉未能自致也獨其情旦而作
夜而息無頃焉忘也病不游者期月矣而潛之又遽去
其能不憮然邪潛之之將去以書來曰子 能不言於
吾行耶使吾道潛之之美也豈潛之相望意也使以言
相鐫切邪嗚呼言不足進也嗚呼可進者莫若道素與游
之樂而惜其去亦情之所不克已也故云爾嗟乎潛之
之去而之京師人知其將光顯也光顯者之心於山水
或薄其異日肯尚從吾遊於此乎其豈使吾獨也乎六
年八月日序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已

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忠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忠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愛其身而不善克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其身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於名字乎勿求勝焉於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以為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尔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燕谷來請字余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

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甚矣燕谷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庶幾存其禮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無咎者善補過者也為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之所以為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為古文辭其材卓然可畏也以顏子之所以為學者期乎已余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已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為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

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
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為州之政當
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
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已之是而求與之
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已亦莫之
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為立異邪其孰為侵
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
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
幸而材從事昧其政之缺不過室於嘆途於議而已脫
然莫以為已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為也求能自任
其責者少矣為從事乃爾為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

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為政也汀誠為州
治也耶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耶人皆觀君也無激也
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
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
文故序以送之

送丁琰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
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
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
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
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

宋本數人下夾注一本有此數人
三字即接者字非字下作重下
注一作特

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借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陰計其人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予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才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憲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

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為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為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為道豈不約且明其為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

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特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為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令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求于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予文而予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凡為吏者也

謝司理寺序

君子之於德澤誼行大有為者也於為之也有明而易知者有不示其用者若乃數度號令因造損益淳雜出入則所謂明而易知者使人靡靡然化之不絕於動作趨舍之際耳無深闢復鍵窮墉奧屋為之掩覆也洎然莫能顯其所以發而至者則所謂不示其用者也易曰知微知彰彰顯之微不顯之謂也又曰幾事不密則害成退藏於密者皆不顯之謂也陳郡謝君名績績密也而取字乃本諸此而字曰通微以謝君之材其嚮道也苟為無畫無不至者也可以有為者也能見其事業者也能不表其迹者也亦在懋之而已

元豐類藁卷之十四終

元豐類藁卷之十五

書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明進士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後學姑蘇王忬校刻

學士執事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千百世之下其口講之身行之以其餘者又書存之三者必相表裏其仁與義磊磊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其聞與實卓卓然軒士林猶雷霆震而風飈馳不浮也則其謂之大賢與穹壤等高犬與詩書所稱無間宜矣夫道之難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見而仲尼生於干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

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沒析辨詭詞驪駕塞路
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揚韓四君子之書也舍
是醜矣退之既沒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
明于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飾藻績以誇詡增刑法以
趨嚮析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矣仁義禮樂之道則為
民之師表者尚不識其所為而况百姓之蚩蚩乎聖人
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絕若一髮之係于鈞也耗矣衰哉
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為已任者疇能救而振之乎鞏自
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
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
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為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蹉駁

於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
時事萬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
態卓然以豐道扶教為已務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論
不與高明獨授摧縮俾蹈正者有所稟法懷疑者有所
問執義益堅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內推於人者誠
於已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
之沒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下學士有志
於聖人者莫不攘袂引領願受指教聽誨諭宜矣竊計
將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語言退託而拒
學者也鞏性朴陋無所能似家世為儒故不業他自幼
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嘗自謂於聖

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遊當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牽枝葉而已也惟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踈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得發也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奧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冠古今則宜取竒偉闕通之士使趨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哀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則鞏不信也若鞏者亦粗可以為多士先矣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已長退人察愚言而矜憐之知鞏非苟慕執事者慕觀聖人

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庸衆待之尋常拒之則鞏之望於世者愈狹而執事之循誘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覬少垂意而圖之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繕不謹其簡佚大小不均齊鞏貧故也觀其內而畧其外可也干浼清重悚仄悚仄不宣鞏再拜

歐陽學士第二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為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率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

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
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輩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
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念輩無
似見棄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分故報罷之物
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
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挽車挈携老弱而東者曰某
土之民避旱暵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從占他郡說
得水漿藜糗竊活且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書則奔
走在道夜則無所容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
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
涵養而獨不識襁褓耒辛若之事且暮有衣食之給

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籍世德不蒙矢石備
戰守馭車僕馬數千里饋餉自少至于長業乃以詩書
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
能盡解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太者焉今雖羣進於有
司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比數於下士以
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
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
飲以支旦暮之饑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
慰矣此事屑屑不足為長者言然辱愛幸之深不敢自
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覬執事知輩居之何如所深念者
執事每日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及行之日

又贈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嘆嗟其去此輩得之於衆人尚宜感知已之深懇惻不忘况大賢長者海內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下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是宜感戴欣幸倍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輩既夤緣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既而又敢不自力於進脩哉日夜克苦不敢有媿於古人之道是亦為報之心也然恨資性短缺學出已意無有師法覲南方之行李時枉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踈賤之光明抑實得以刻心思銘肌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誘之力無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終成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故不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徒恨身奉其旨不得旦夕於几杖之側稟教誨埃講畫不勝馳戀懷之至不宣鞏再拜

上歐陽舍人書

舍人先生當世之急有三一曰急聽賢之為事二曰急裕民之為事三曰急力行之為事一曰急聽賢之為事夫主之於賢知之未可以已也進之未可以已也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然後可以已也能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在其心之通且果也不得其通且果未可以有為也苟有為猶膏肓之不治譬癘痺之老也以古今治亂成敗之理入告之不解則極論之其心既通也以事之

利害是非請試擇之能擇之試請行之其心既果也然後可以有為也其為計雖遲其成大効於天下必速欲其如此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而不使邪人庸人近之也朝夕出入在左右侍臣之任也議復之其可也一不聽則再進而議之再猶未也則日進而議之待其聽而後已可也置此雖有他事未可以議也昔漢殺蕭望之是亦有罪焉宣帝使之傳太子其不以聖人之道導之也則何賢乎望之也其導之而未信而止也則望之不_得無罪焉為太子責備於師傅不任其責也則責備於侍臣而已矣雖艱而勤其可以已也歟今世賢士上已知而進之矣然未免於庸人邪人雜然而處也於事之

益損張弛有戾焉不辨之則道不明肆力而與之辨未必全也不全則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所能而為之則如勿為而已矣如是者非主心通且果則言未可望聽道未可望行於天下也尋其本不如愚人之云爾不可以有成也二曰急裕民之為事夫古以來可質也未有民富且安而亂者也其亂者率常民貧而旦不安也天下為一殆八九十年矣靡靡然食民之食者兵佛老也或曰削之則怨且戾是以執事望風憚言所以救之之策今募民之集而為兵者擇曠土而使之耕暇而肄武遁入而為衛因弛舊兵佛老也止今之為者舊徒之盡也不日矣是不召怨與戾而易行者也則又

量上之用而去其浮是大費可從而減也推而行之則未利可弛本務可興富且安可幾而待也不然恐今之民一二歲而為盜者莫之能禦也可不為大憂乎他議紛紛非救民之務也求救民之務莫大於此也不謀此能致富且安乎否也三曰急力行之為事夫臣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不為其所宜亂之道今之士恃理甚矣故官之不治不易而使能則國家雖有善制不行也欲易而使能則一之士以士之如此而況民之沒沒與一有駭而動之者欲其効死而不為非不得也今者更貢舉法數十百年弊可謂盛美書下之日矣夫懼怠夫自勵近世未有也然此尚不過強之於耳目而已未能

心化也不心化賞罰一不振焉必解矣欲治之於其心則願士與大臣之所力行如何爾不求之本斯已矣求之本斯不可不急也或曰適時而已耳是不然今時謂之耻且格焉不急其本可也不如是未見適於時也凡此三務是其最急又有號令之不一任責之不明當亦速變者也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然九經言數十萬餘注義累倍之旁又貫聯他書學而記之乎雖明者不能盡也今欲通策之責人之所必不能也苟然則學者必不精而得人必濫欲反之則莫若使之人占一經也夫經於天地人事無不備者也患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邪況詩賦論兼出於他經世務待子史而後明是

學者亦無所不習也此數者近皆為蔡學士道之蔡君深信望先生共成之孟子稱鄉隣闔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然觀孟子周行天下欲以其道及人至其不從而去猶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此其心汲汲何如也何獨孟子然孔子亦然也而云云者蓋以謂顏子既不得位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責之耳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是也不得位則止乎不止也其止者蓋止於極也非謂士者固若狙猿然無意於物也况鞏於先生師仰已久不宜有間是以忘其賤而言也願賜之采擇以其意少而施焉鞏閑居江南所為文無媿於四年時所欲施於事者亦有待矣然親在憂患中祖母日愈老

細弟妹多無以資衣食恐不能就其學况欲行其他耶今者欲奉親數千里而歸先生會須就州學欲入太學則日已迫遂弃而不顧則望以充父母養者無所勉從此豈得已哉韓吏部云誠使屈原孟軻楊雄司馬遷相如進於是選僕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爾此言可念也失賢師長之鑄切而與衆人處其不陷於小人也其幾矣早而興夜而息欲湏臾愜然於心不能也先生方用於主上日入謀議天下日夜待為相其無意於鞏乎故所附作通論雜文一編先祖述文一卷以獻先祖困以歿其行事非先生傳之不顯願假辭刻之神道碑敢自撫州傭僕夫往伺於門下伏惟不罪其愚而許之以永

賚其子孫則幸甚幸甚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
文雖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
知於人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
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不
可失也先生儻言焉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
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幸觀之庶知鞏之非妄也鄙心
惓惓其大約布於此其詳可得而具邪不宣鞏再拜

上蔡學士書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
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為天下賀得人而
已賀之誠當也願不賀則不可乎鞏掌靜思天下之事

宋本無慶曆至執事三四
字

矣以天下而行聖賢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
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已利也則怨庸人以已
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
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
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
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
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
白而信也則當屢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
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
制善矣夫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
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

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蚤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失得蚤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論則極辨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已爾捨是則寺人而已爾庸者邪者而已爾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鞏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噫自漢降戾後世士之盛

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戾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功治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毋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不為深念乎鞏生於遠阨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抵京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鞏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儻進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

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庶知鞏之非妄也

上杜相公書

慶曆七年九月日南豐魯鞏再拜上書致政相公閣下
鞏聞夫宰相者以已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
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
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
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云云者其舜也與卒之為
宰相者無與舜為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
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近可言
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
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

宋本無慶曆至閣下二十三

舜下無為字宋本有

安盜賊數又可強對邪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
卿大夫各得在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
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
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
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
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
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温彦博杜
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初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
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
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
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

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有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方人主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選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為思日之格以勵學者諫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

黜之法重名教以格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周真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

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常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嘆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

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
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嘆其盛愛其明恨其
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
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况同其時過其門墻之
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衮冕而歸非干
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
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願得矣噫賢
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忻慕
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不宣鞏再拜

上范資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

明消長弛張用捨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
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
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有
斷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
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
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彼其材於天下
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久矣故聖人之
所教人者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為無窮
極小之為至隱雖他經靡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
易而重複顯著其義於卦爻彖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

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
于今得此者顏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為
得之者歟甚矣其難也若輩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
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強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
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繇其磨龍濯癘以持其志養
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返而餒者得已哉又懼
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聞而論天下
之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
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
者未有過閣下也故閣下嘗履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
非之君子非之而閣下獨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

而閣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為不及天下
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閣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至於
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不盡者邪夫賢
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况若輩者哉故願聞議論之
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寤以得其所
難得者此輩之心也然閣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
者可謂衆矣侯輩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輩之志哉
亦閣下之所賤也故輩不敢為之不意閣下欲收之而
教焉而辱召之輩雖自守豈敢固於一邪故進於門下
而因自叙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上齊工部書

輦嘗謂縣比而聽於州州比而聽於部使者以大較言之縣之民以萬家州數倍於縣部使者之所治十倍於州則部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部使者之門授天子之令者之焉凡民之平曲直者之焉辨利害者之焉為吏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吏之事也為士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士之事也三省隣部之政相聞書相移者又未嘗間焉其亦煩矣執事為部使者於江西輦也幸齒於執事之所部其飾容而進謁也敢質其為士之事也輦世家南豐及大人謫官以還無屋廬田園於南豐也祖母年九十餘諸姑之歸人者多在臨川故祖母樂居臨川也居臨川者久矣遇學之制凡入學者不三百

日則不得舉於有司而輦也與諸弟循僑居之又欲學於臨川雖已疏於州而見許矣然不得執事一言轉牒而明之有司或有所疑學者或有所緣以相嫉私心未敢安也來此者數日矣欲請於門下未敢進也有同進章适來言曰進也執事禮以俟士明以伸法令之疑适也寓籍於此既往而受賜矣尚自思曰輦材鄙而性野其敢進也歟又自解曰執事之所以然伸法令之疑也伸法令之疑者不為一人行不為一人廢為天下公也雖愚且野可進也是以敢具書而布其心焉伏惟不罪以其為煩而察之賜之一言而進之則幸甚幸甚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其衣服食飲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欽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歸乎其高浩乎其深燁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雪電霜雪而吹噓澤潤聲鳴巖威到之乎公卿徹官而不為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為不足下吾賴萬世吾師而不為大天下吾遠萬世吾異而不為賤也其然也豈翦翦然而為潔婞婞然而為諒哉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豈惟衣服飲食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追接相恩愛之道一而已矣若夫食於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進焉而見其邦之

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翦翦然而已矣婞婞然而已矣豈其所汲汲為哉鞏方慎此以自得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焉旣而釋然故具道其本末而為進見之資伏惟少賜省察不宣鞏再拜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邕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畧其寨人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

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允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亾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汗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瘳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蕉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

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貴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記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

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鞏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青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

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道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荅不宣鞏頓首

再與歐陽舍人書

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畧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

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既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心未嘗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為御史居京師安石於京師得而友之稱之曰有道君子也以書來言者三四猶恨鞏之不即見之矣則寓其文以來鞏與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謂無媿負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又魁閎絕特之人不待見而信之已至懷不能隱輒復聞於執事三子者卓卓如此樹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而鞏汲汲言者非為三子者計也蓋喜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之

道與世之務復思若鞏之淺狹滯拙而先生遇甚厚懼已之不稱則欲得天下之材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為報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還以一言使之是非有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別錄不宣鞏再拜